

久远／著 Izumi／绘

流光森林

Spectral Woods

4



CTS

湖南美术出版社

流光森林

Spectral Woods

4

久远 / 著 Izumi / 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光森林. 4 / 久远著; Izumi绘.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56-6020-6

I. ①流… II. ①久… ②I…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2469号

原著名:《流光森林 4》, 著者:久远, 绘者: Izumi

©EON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311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流光森林 4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著 者 久远
绘 者 Izumi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贺澧沙 陈珊珊
美术编辑 周文旋
制版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020-6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r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I Carnival



（她是故意的。）

“呀，露朵小姐！”

被毛躁的女佣不慎挤撞出去时，她踉跄退后，一并把后方银几上的音乐盒撞了下来。当然，是故意的。

音乐盒是姑丈为了姑姑，也就是前任黑曜夫人，特别请人定做的定情礼物。在长久的岁月中，可能是看习惯而疏忽了。即便在今日，由新任黑曜夫人与小少爷主办的家庭音乐会上，这个音乐盒也没有被佣仆们移走。

如她所愿，音乐盒掉到了地面。盒盖弹开，却没有任何声音响起。

无声无息。

袭来的错愕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

为什么不响？

“露朵？”

直到周围的人关心地唤着她的名字，茫然地站在原地的她才猛地回神。

她抬起脸，习惯性地微笑。从自己喉咙发出像沾了蜂蜜一样的甜甜语调。其实早已经听腻了。

“嗯，人家没事哦。嘿嘿。”

有恃无恐。

不论是打翻在地的音乐盒，还是她的企图，都不会有人晓得。失败了也无所谓，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响吧。

为什么不响？

“那早就坏了。”

一个声音说道。

房间内，明明同时有那么多人的交谈声音响起，但是，说那句话的嗓音格外清晰。没有很大声，却像是被放大镜单独放大后，存在感十足地传到她的耳朵里。

她怔住，循声转头。

隔着大片的透明玻璃，与她所在的房间相连的隔壁练琴房内，初夏的日光像是流动的河，一大瓢一大瓢地舀下。恰恰是采光最为良好的位置，一个与她同龄的男孩立在钢琴前，左手垂在腿边，只用右手食指按着琴键。

光下，稍稍低着头的男孩，深茶色的发丝的根处是隐约的黑。

黑曜·约。

这场家庭音乐会的主角。

似乎察觉到她视线中的惊诧，站在隔壁练琴房的男孩先是安静地与她对视须臾，而后再度将目光倾注在面前的黑白琴键上。

侧面看去，那对红茶色泽的瞳眸，宛如盈满绮丽波光的弹珠。

叮咚。

男孩按下琴键。仅使用一指的单一琴音。

叮咚。

叮咚。

徐徐的单音，一个音阶接着一个音阶独自响起，虽是钢琴，但弹出来的却像是音乐盒发出的音色。凝视着玻璃那头的男孩，玻璃这头的她动弹不得。

是那首曲子。

姑姑的音乐盒会响起的曲子。

“……约？”

站得离她很近，给人印象文静不多话的新夫人轻唤儿子，语调中有些纳闷。薰紫的缱绻眸色虽然美丽，却与男孩的瞳色不像。

“这是原先预定的曲目吗？”

不是——男孩轻声回答母亲。淡淡冷冷，宛如被月光框了一层轮廓的音质。

“但是，突然想弹。”

说着，男孩唐突地抬起头来，望向了她的。

来不及收回自己的表情。

看着映在玻璃上头，穿着青色背心裙，栗发短卷，狼狈地睁着一对橙红瞳孔的自己身影，她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

这个人晓得。

他察觉到了我不想被察觉到的。全被看穿了。

“就当是对这架钢琴的原主人致意……再说，也有人很想听才对。”

再度低下头注视着琴键，男孩说道。

初夏的日光透过透明玻璃，绕过表情仍然困惑的新夫人与其他宾客，斜照在弹琴的男孩侧脸上。合着双眼眼睑，白皙如蔷薇花瓣的侧面轮廓。

安静。

古老。

尊贵。

“……”

她没有眨眼。

望着男孩。不知不觉中，已经不再微笑了。



叮咚。

叮咚。

在姑姑的练琴房内，心悸一般鼓颤的琴音，简直像是被人紧紧握住了把柄，笔直连到心脏的深处。

怦咚。

怦咚。

两道声音一齐跳动。

她睁大眼，蓦地明白过来。

在这明亮的，明亮的，羽毛般透明高昂得令人窒息的满室琴声之中。在这璀璨的，璀璨的，大得担心几乎会被别人听见的自己心跳声中。

屏住气息。

一旦错过就无法再回头。

因为这是属于她的，被铭印的瞬间。



叮咚。

原本在小巷里奔跑的约立时止步。

叮咚。

不是琴键，而是颤抖的急速弦音。自天而降，强烈而疯狂，宛如临死前的呻吟。可是，那曲调，与约记忆中的音乐盒旋律一模一样。

列岚幻想曲。

（小约。）

约忽然全身发冷，头痛欲呕。仿佛又闻到了那日沾在他手上的血的气味。露朵因为他而流出的血。

“黑曜，上面！”

后头蓦然传来的示警声音，打破了他的幻觉。

什么？

没有时间思考，约反射性地挥下右手。凌厉的樱红光弧如刃划过，针人形的银针射进头顶上的民宅屋檐。他再甩手，屋檐上的瓦片被整片扯下，像是一面盾，护在约的上空。

下一秒，艳紫闪电轰隆劈下。

瓦片粉碎，约只手遮住自己的头脸，避免被碎砾波及。他抬起眸，从指缝中能見到一片巨大的镂空黑色蝶翅，如同斑斓花纹的艳紫琴弦横布羽翼，呼啸飞过他的头顶远去。

像是只有半边身躯的蝶。

残羽。

“喂，没受伤吧！”

一脸惊魂未定的音涤从后方匆匆跑近。不太灵活的动作，看得出来之前被警卫军打伤的伤势尚未完全痊愈。别在钢琴家衣领的心形宝石，在行进间，滑出褐绿色的温润光彩。

“我没事。”

悄悄翻手把一颗宝石屑吞入口中，约蹙了蹙眉，掩饰自己的头痛。再次仰望天空，被两边楼房切割出的狭窄视野中，已经见不到黑蝶翅的影子了。

同样不见的还有约本来在追逐的犯人。

“巴期尔呢？”

他问。音涤摇头，五官因明显的厌烦而皱成一团。

“在那片……呃，蝴蝶翅膀，攻击你时，趁机逃走了。那就是跟在巴期尔身边的残羽？”

“应该是吧。”

约轻声。

胸口深处仍因刚刚听见的那段弦音而闷痛。平息不了的恐惧。

“因为是同一首曲子。”

“啊？”

“那片蝶翅演奏的，也是列岚幻想曲。”

约直起身，按下自己辅助钟的通话锁针，线路另一端立即传来年轻女孩的回答。她是这次与他及音涤一起负责案件的海帕组除羽师。

“喂，约？”

“珠儿，巴期尔朝你那个方向去了。跟在他身边的残羽很强，必要的话你先撤……”

他的话没有说完。

从辅助钟冰凉的表面，传来了澎湃抖落的一连串音阶，狂乱的旋律犹如被扭曲的人体。但就像不论扭曲到何种程度，还是能一眼认出那是人体一般，约也晓得那旋律是什么。

列岚幻想曲。

背脊一冷。

“珠儿，注意上方！有残……”

“啊！”

与他的语尾重叠，轰然打下的雷响，以及年轻女孩的尖叫声同时迸出。即使隔着辅助钟，那回音依然令约不由自主地战栗。

该死！

合上辅助钟，约直接奔往珠儿站岗的位置。方才吞下的宝石屑发挥了作用，提升的体能让他快速绕过中途的转角与巷弄，匆匆抵达目的地。

一个年轻女孩倒在巷道中央。

约不觉地停下脚步。

入冬的第五圆心城市，石路街道发出水晶般的寒冽光泽。在倒地的珠儿身边，散着几片不复原本形状的碎片，只有靛青的宁静色彩依旧。

约知道那本该是一颗盾形的宝石。海帕之石。回声石。

“黑瑾，你……”

音涤慢了一步的足音在约的身后传来。本来对约抱有质疑的他，在瞧清楚珠儿的状况时，也不由得结舌无语。

“回声石被闪电打碎了？……怎么会……”

约终于走向珠儿。

海帕之石通常做成发饰，珠儿将其绑在自己的短马尾上。如今，系住马尾的发带还在，发带末端的回声石却完全碎了开来。

没有回声石，所有的除羽师都只是尸体。

“……黑瑾。”身后，留在原地的音涤小声叫着他。钢琴家的音量低得不能再低，“现在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约也想问这个问题。

明明没有血，却依然感到眩晕。那大概，是因为自己也是除羽师的关系。约想着。因为知道只要自己失去了回声石，也会落得一样的下场。

那么，已经成为除羽师的他们，又应该怎么办？

已经错过能回头的那一霎了。

“黑瑾？”

“……通知镜厅情报室。”

他安静地开口。

与女除羽师已然混浊的眼睛对望，约下意识地捏紧了戴在

右手尾指的樱红戒石，直到后者深深嵌入肉里。

震耳欲聋的喧闹声自外传进孤寂的巷道内。

“珠儿殉职。还有，犯人可能已经逃入市集广场了。”



“列岚幻想曲？”

茗讶问。

那埃博士走进茶水间的时候，她正在煮泡茶要用的热水。虽然暂时关上炉火，温热的水蒸气依然在狭小的室内氤氲缭绕。

其余羽见都外出了。洋馆里静悄悄的，像是沉入了海面之下的无人船。

“嗯，秦摩叫开罗比对过了。”

研究袍有些邈邈，大概又是熬了夜的年轻博士轻声回答。他的面色苍白，却似乎不是疲劳的缘故。

“巴期尔留在犯案现场的乐谱，全都是清一色的列岚幻想曲，只是不同乐章不同小节——十九张都是。”

闻言，茗轻轻蹙眉。

乐谱魔是五心都恶名昭彰的连环奸杀犯，受害女性遍布各年龄层。之所以会称其为乐谱魔，是因为犯人每次都会在犯案现场留下一张谱满音符的乐谱。

巴期尔是乐谱魔的真实名字。

延宕数年的乐谱魔一案之所以能有进展，是因为在之前秦摩从王冠偷回来的监视影像中，发现了巴期尔的妻子拿契木树枝与石板去变卖的画面。再深入追查，才知道当年盗伐集团被特别科瓦解时，仅剩的一名女性成员也遭到了乐谱魔的杀害。被她带走的契木树枝，应该是被见猎心喜的巴期尔拿走，再交

由妻子变卖换钱吧。

由此，警方展开了追捕巴期尔的行动。但几次围捕，都因现场产生不明落雷，而以失败告终。研判有残羽介入其中，警方向特别科请求协助，也把相关的证物送了过来，包括遗留在总计十九名被害人身边的乐谱。

十九。

只要试图想象那个数字，茗就能理解那埃的苍白面色由何而来。

那个人根本不是人。

“……既然如此，之前警方为什么会没发现呢？”

“因为是禁曲。”

那埃摇了摇头，向茗说明列岚幻想曲来自原北方的某个小国，是为了庆祝民族革命成功而谱写的，从此成为抵抗强权的象征。也因此，在王室统治时代，列岚幻想曲被彻底禁止。

“曾经有出身旧贵族的竖琴家，为了表达艺术不该被钳制的立场，坚持在王族面前演奏这首曲子，结果立即就被处死了。不觉得讽刺吗？原本是歌颂英雄的旋律，却变成了杀人犯的主题曲……那个，茗？”

“耶？”

被那埃一唤才回过神，茗赫然发现自己把还没煮沸的冷水直接冲入了茶壶中。她“啊”了声，连忙把水重新倒了出来。

“抱歉，我有些心不在焉……”

“因为帝瑟？”

茗止住收拾残局的手。她没有回头。即使如此，依然能感觉到博士探询的视线正全神贯注地对准自己。

她回想起早上的事。

原本开罗想派去支援警方的，是约跟典两人。然而，典一

听到乐谱魔三个字就脸色苍白，拼命摇头。问她原因，平时温顺的年幼除羽师也只是频频掉泪，却一个字都不肯说。最后开罗没办法，才改派伤势尚未完全康复的音涤代替。

“帝瑟向来乖巧，像这次的抵死抗命，从来没发生过。连没有轮值的恺迹，都因为放不下心而一起跟去市集了。如果你也担心帝瑟的话，茗，其实……”

底线。

茗心中警铃大响。博士的绝美音质正在跨线。

“没有。”

她刻意大幅度转回身，花卉图腾的宽大袖摆扬起锐利的弧度。茗抬起眸，近似挑衅地回视那埃的目光。

维持娴雅笑容。

“我为什么要担心典大人？”

“茗？”那埃错愕眨眼，似乎尚未反应过来。

茗一向讨厌博士的迟钝。

“虽然那埃大人说的话很有趣，可是错了。因为我与珞耶克大人或那埃大人不同，不具备能担心典大人的立场。”

永远都在那里的那条线。

羽见是原人类，其他人不是。一清二楚。

“如果那埃大人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请回吧。这里毕竟是荆棘园的范围，属于原人类保护区，身为新人类的那埃大人不该在此停留。”

茗不想看那埃闻言后会露出的表情，便直接走向茶水间出口。

“茗，等……”

一瞬间，开口挽留的那埃像是要伸手拉住她。

茗全身一僵。

然而，在她尚未决定要不要往旁躲开时，那埃已经自行收回了手，清丽的面孔上是淡淡的无力感与歉意。

那瞬间已经过去了。

“……啊，也对。是我太啰唆了。”苦笑着道歉的博士语气依然温和。

茗暗自咬唇。虽然讨厌那埃的迟钝，然而，比起迟钝，她更讨厌那埃的滥好人个性。永远在水一方。

“那么请走好，那埃大人。”

幽幽福身一礼，茗将沉默的那埃留在身后。一走出茶水间，便只见一个幼小的身影倚着墙，站在房外。

少年淡白金的发色像是早雪。

“……霍可？”没有预期自己与博士的对话会被听到，茗难掩错愕，“你没有跟珞耶克大人她们一起去市集吗？”

霍可安静地摇首。挂在他颈上，式样简单，却有着羽毛般软润感的黄金项链跟着晃动。椭圆的坠子宛如一颗脆弱的卵。

我怕人多的地方。他用气音小声回答。

不是怕人多，而是因为怕会被发现自己是古血吧？茗没有这么问。身为第一个觉醒的羽见，时间过了太久，茗早就不再把这种问了也没有意义的问题说出口了。

“我懂了。”她仅仅轻声回应后，便从霍可的面前走过去。

“……不会难过吗？”

擦身而过时，古血少年突然开口。始终倚着墙壁，霍可异色的双瞳盯着自己的脚尖，整个人缩成小小一团。

茗止步。

“……是？”

“站在线的这一端，不会难过吗？”

音量低微，不仔细听就会如水泡散开的气音。

纵然如此，却犀利见血。

茗回过头，睨着目前寄居在洋馆中的少年。古血是原人类与新人类的混血后代。对茗而言，弗瑾与霍可既不是羽见，也不是线另一端的人。直到现在，她仍不确定自己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这对兄弟。

“……也许。”

可是，硬要说的话，应该还是自己这一边的人吧。

因为少年的眼里满是恐惧。

“不过，那是可以习惯的，霍可。”

于是，把时时刻刻流窜在自己身体中，与少年共鸣的那份恐惧压下，茗用平静的语气诚实地回答。



很吵。

真的很吵。

“这是什么？能吃吗？”

“呀啊啊啊我的皮肤！太干燥了，要是长皱纹了怎么办！”

“哦，这里就是市集广场啊？看起来跟七心都的市场也没有差很多嘛。”

“吾等该走了。缇思缇，不要再盯着橱窗里的小猫了！”

“可是，可是，很可爱啊……”

珞耶身处热闹的市集广场。

环顾四周，包裹在厚重冬装下的人群熙攘而过，喧哗声一波接着一波。包括市政厅在内，围着广场鸟瞰人们的建筑物，砖红粉黄，像是雪日来临前最后一季的鲜嫩花色。

初冬的天空是淡灰色的。

景色如此悠闲，她却觉得烦躁到很想砍人的原因，绝对是因为她眼前这群人。

“啧……”

珞耶眯细了眼，盯着对摊位上的任何东西都发挥好奇心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海帕，一直躲在黑披风底下歇斯底里尖叫的息亚芦，怡然自得像是在逛自家后院的晴久，还有在宠物店门口拉拉扯扯的碧碧雷儿与缇思缇。

除去晴久，其余人——羽见们脸上都戴着华丽面具。

为了迎接自第二圆心城市来访的特使，今天市集广场特别举办了凯迦翠形式的传统嘉年华。不论摊贩游客，都有许多人戴着与羽见们类似的华丽面具参加。让在平常日子很显眼的一群羽见，今日难得地融入了人群之中。

说到底，那埃博士设计过滤面罩时，好像原本就是从凯迦翠文化得到灵感的。所以才会一听到嘉年华，羽见们就吵着要参加吧？“……我不该心软的……”失策。超失策。早知道就不该因为担心有些失常的典，自愿跟过来分担羽见们的护卫工作了。珞耶现在的心情只有“悔不当初”一词能形容。

“呃，珞耶克？”

珞耶应声转头，看见弗瑾站在离她一段距离外的人行道上。他的脸上戴着与羽见们相似的面具。之前希偲留给兄弟俩的古血疫苗已经用完了。

“弗瑾？”她纳闷地问，“你站得那么远干吗？”

弗瑾面有难色道：“……如果看到一个人无意识地咋滋咋滋扳着自己的指节，我想一般人都会离远一点的。”

“啊？”

“……没什么，请不要介意。”

说是这么说，弗瑾脸上的难色却更明显了些。黯淡的冬日